

民间

潘伟 摄影 撰文

影像叙述的民间生活

鲜活的民间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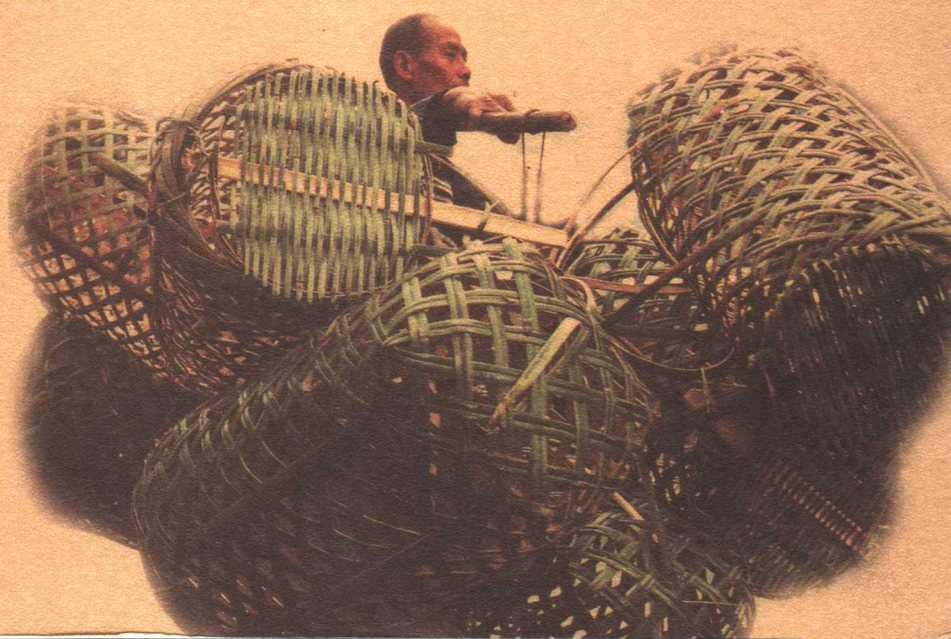
让你可亲可近

敏锐 诙谐的文字

让你忍不住叫绝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一瞥/潘伟撰文、摄.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6536-5

I. 民... II. 潘... III. 社会生活—概况—中国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6430号

责任编辑:陆宗寅

封面设计:甘晓培

版面设计:田源展望

民间一瞥

摄影 潘伟
撰文 潘伟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制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35×960毫米 1/16 印张10
印数 1-6000册
书号 ISBN 7-208-06536-5/J·90
定价 30.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喝酒是快乐的，摄影是快乐的，
生活也是快乐的——为纪实摄影师潘伟摄像

Philip Blenkinsop 摄于2005年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闭幕宴席

潘伟，广东省清远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2000年起在《清远日报》上开设个人图文专栏“民间一瞥”，专栏聚焦基层的社会群体，并通过图文互补的形式增加图片的内涵。“民间一瞥”已刊发300多期，为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专栏，其中的作品先后被国内10多家专业刊物和大众媒体转载，并在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展出。



民间一瞥

廖冰兄题

潘伟摄影撰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有的纺织是农业 \ 8
- 母子情 \ 10
- 乡间洗衣很随意 \ 11
- 待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 12
- 猪郎——出门便是新郎 \ 13
- 江湖残局 \ 14
- 汗水滴成油 \ 15
- 拴住的童年 \ 16
- 三三棋出不了聂卫平 \ 17
- 芥微如黄豆，美食成大观 \ 19
- 人间“清白” \ 19
- 老太太累了，关帝也累了 \ 20
- 无秤则百业乱 \ 21
- 乡间生活如陶 \ 22
- 传了两千四百多年的武功 \ 24
- 拉上猴子作幌子 \ 25
- 城里的孩子为何不爱蝴蝶蚱蜢？ \ 26
- 谁知弹棉者之热 \ 27
- 百姓何处治杂症 \ 28
- “神鸟测字”——以小魔术视之 \ 29
- 当代江湖术士 \ 30
- 一本通书翻到老 \ 31
- 烂牙之事，说小是小说大是大 \ 32
-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 33
- 你知道什么是“二金利”、“池水达”吗？ \ 35
- “搵食艰难”之诠释 \ 36
- 大人比小童更淘气 \ 37
- 米酒是米酿的吗？ \ 38
- 谁更幸福？ \ 40
- 人权和牛权 \ 40
- 人之初 情本真 \ 43
- 走进一段尘封了的历史 \ 43
- 一幅很难辨别年代的秋收图 \ 44
- 祠堂是宗族繁衍之根 \ 44
- 平淡也是福 \ 46
- 小渔船上的“二人世界” \ 47
- 从此温顺如太监 \ 48
- 不如看看天气预报 \ 49
- 全身武装找工做 \ 50
- 娘家是出嫁女之根 \ 51
- 荷枪四顾人惘然 \ 52
- 协调能力是人的一种重要素质 \ 53
- 今天，有多少儿童在过儿童节呢？ \ 54
- 牧童疑问杏花村 \ 55
- 十年前，你敢这样坐“索尼”吗？ \ 56
- 地下党常装扮的角色 \ 57
- 打印出来的命运 \ 58
- 柴米夫妻 \ 59
- 歌词大意：靛林贱卖，十元三双 \ 60
- 技如织女之美业 \ 61
- 担对盒箩“耍人家” \ 62
- 小陀螺 大学问 \ 63
- 轿车时代之轿 \ 64
- 人算岂如天算？ \ 65
- 犹抱吉他半遮面 \ 66
- 中国人有乱张贴的习惯 \ 67
- 高速使人进步 低速使人落后 \ 68
- 谁还用火柴：最时尚和最不时尚的人 \ 69
- 一千八百行，行行出状元 \ 70
- 请小布什和本·拉登做形象代言人？ \ 71
- 不必等到嫁人才美容 \ 72
- 这一切都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 \ 73
- 烟斗兼有用具和道具的功能 \ 74
- 添丁添灯不为照明 \ 75

传统≠落后 现代≠先进\76

怀念蛙声一片\77

饮料罐拔火罐\78

残留的“鸡公糖文化”\79

我告诉你哪里有古董\81

穿上龙袍就像皇帝吗?\82

田野的守望者\83

爱情是框不住的\84

流动采耳\85

老庄也能上“刀山”吗?\87

人生就一个缘字\87

所奉何神，不甚了了\89

(人+木头)-人=工作量\89

桌球大排档\90

乡村人比都市人更关心天气\91

你选择过渡，还是过桥\92

知识青年都要接受再教育\94

这车，算是什么“巴”呢?\95

生活色彩缤纷，生活背负重荷\96

辛苦背来自在坐\98

背囊之父\98

审美疲劳\100

侵略者的“替罪羊”\101

后公社化的集体劳动\102

“煲手机粥”\104

从高贵走向低贱的搪瓷\105

我们已经丰衣\106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108

玩了千年的“叶子戏”\109

不经意间，便成了别人的风景\110

别人的城市\111

人生之路都是一样的\112

鱼骨天线：1980年的流行语和流行物\114

篮球原本就是这样投的\115

百姓祈望喜庆的日子\116

爷爷在这里读“人之初” 孙子在这里

读“bpm”\117

瑶寨的“思想者”\118

心忧炭贱愿天寒\119

审丑心理，人皆有之\120

中国民间十大经典游戏之一——滚铁环\121

曾被列入SARS“疑似”黑名单的芒鼠\12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23

稚气未脱的小母亲\124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开心\125

“金牌烧猪”——“龙船肉”\126

现代伦理：“以幼者为本”\127

杀猪并非傲鹅\128

传统鸡笼有什么好？环保!\130

光屁股的童年\131

勤劳和奉献并非老黄牛的精神\132

人愈藏，愈靛\133

中国人爱吃粽子，却不珍惜端午文化\134

上学如圈羊 放学如放羊\137

烧香许愿：在信仰与迷信之间\138

晒坪无事件\139

一头是传统风俗，一头是现代生活\140

渔翁改行做模特\141

村童已经输在起跑线上\142

满月酒——乡村女眷之聚宴\143

现代文明渐进农厕\144

唱花鼓戏《补锅》的李谷一，早已改

唱美声了\145

菩萨是人造的\146

慵线懒针，几曾作女红\146

信息时代的纤夫\148

糖环、炒米饼VS巧克力\149

农家兴旺不一定靠种“五谷”养“六畜”\150

生计与孩子，孰重孰轻?\151

人之初，性本惰\152

妻幸福，夫也幸福\153

不要败坏了读书的胃口\154

浪漫主义食品——棉花糖\155

卖艺乎？卖乐器也\156

岁月流痕于墙，亦于人\156

牧姬牧牛又“牧”人\159

民间生活的图像志

邓启耀

《清远日报》是一份地方报纸，却有一个惹眼的“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专栏”《民间一瞥》。这个专栏为该报总编辑潘伟先生创立，发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抓拍到的民间生活情景，图文并重。这些图片本来拍的是寻常人寻常事，却拍得十分有趣。光看图片，就已来了兴致，它们和中国主流新闻报道摄影定型的图片宣传模式（即业界称为“新华体”的新闻图片规范），以及报纸习见的取像角度、构图范式和用光条例很不一样。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民间一瞥》的图像使人感到亲切，差不多就是你自己身边的熟人熟事；但也不是那些一眼就看白的图片，你总感到图片后有些东西，让人期待，想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民间一瞥》似乎在用图像的方式制造一种悬念。这时你就想看文字。待读了文字，顿时豁然。文字非一般图解，而是与图互动，敏锐，诙谐，睿智，时见神来之笔，体味其意外之意，不禁欣然、陶然或肃然，忍不住叫好。

拍的是常态，说的也是常见常听却不在意的事，却能吸引人的眼球，靠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情趣，是《民间一瞥》的特色。四五个骑牛的牧童，顺向的画意联想是“遥指杏花村”，寻常的古典风俗画。经文字一调侃，便脱了顺向画意的俗套：“您问的是杏花度假村？就在前面，拐个弯就能看到了。叔叔，我问您一个问题，‘村’大还是‘城’大？‘城’大？老师也这么说，可是为什么‘洗脚城’在‘杏花村’里面呢？您说北京城更大？那么地球村呢？”还有那些张开双臂模仿稻草人的孩子，在小河里裸游的少年，光屁股露出小鸡鸡还一本正经和姐姐一起卖葡萄的小男孩……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后面的老潘也在扮鬼脸。

在平凡情景中发现诗意，最难，也最动人。老母亲坐在儿子手推柴草车上，神情安详满足；白头夫妻的幸福不在花前月下，而是默默浸透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所谓生活的诗意，其实就在穿衣吃饭、举手投足之间，如同

禅理之“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我们每每习惯把眼光投向远处，在塑造的甚至伪造的影像中寻找意义，可惜它们不是太虚就是太远，对普通人来说反而迷失了意义。倒是平民百姓习以为常的反哺互助，更贴近人性中遍在的美好和那些“意义”。许多近在身边的东西，由于熟视无睹而不懂得珍惜，只有在我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这种缘分和福分其实最不易得。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被化肥农药窒息的田园里，怀念蛙声一片；不得不在颓然世故的“成熟”中，怀念伊甸园里的幸福时光。在影像宁静的叹息里，我们看到摄影家诗人的一面。

在常人常见处见出不常，是摄影家潘伟的眼力所在；在常人未见处见出意义，是作家和报纸总编辑潘伟的功力所在。

但《民间一瞥》影像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说到好的摄影，摄影人大都会背出卡蒂埃-布勒松标签的“决定性瞬间”这样的评语。但这样的评语用在这里似乎并不合适。“瞬间”不假，却都是平凡人物寻常事件的瞬间，是“常态”的瞬间，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拍得到的。

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去拍？

人们往往把眼光盯在大人物、明星或奇闻逸事上了，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创造历史”的人民及其民间生活，并不能在事实上进入被记述的历史。潘伟总编辑在代表主流话语权力的媒体上开设《民间一瞥》的栏目，如同在正史中插入野史，在王侯的“本纪”、“列传”里塞进百姓的“家谱”、“传记”，是真正在以自己的本职工作实践“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史观”精神的。

我们看看被《民间一瞥》“立传”的人物有哪些——猎人、耕农、渔民、牧童、摊贩、窑工、榨工、民工、铁匠、木匠、陶匠、画匠、泥瓦匠、阉鸡匠、磨刀匠、制秤匠、弹棉匠、马掌匠、补锅匠、套鸟人、猪郎公、酿酒师、背篓客、蓑笠翁、卖炭翁、纺纱女、蔑郎竹姑、走方郎中、江湖神医、地摊古董商、开饭馆的女人、电脑算命先生、清洗油烟机的人……

民间生活的鲜活情景，在《民间一瞥》里更是随处可见。我们可以看到从古代摆卖到现在的粪箕、棕绳、扁担和锄头柄，看到与“电猫”、电暖器、空调并存的火缸，看到曾经流行过的用椰壳拔火罐、流动“采耳”（挖耳）、民间妇女拉面毛的美容术，看到夸张的长烟斗、闹市边的钓翁、街头摆设的棋局、天桥下的桌球大排档，看到玩陀螺的儿童、互换腊肉的乡村拜年、中秋节的“鸡公糖”、担对盒箩“耍人家”（走亲戚）的老太太，看到测字的“神鸟”、添丁添灯的人生仪礼、仙庙设坛传教的“上刀山”仪式，也看到在社会变迁中悄然逝去或悄然出现的人和事，既有玩了千年的“叶子戏”、“三三棋”，有从高贵走向低贱的火烙补搪瓷，有“水车推木杵，碓臼舂瓷泥”的陶瓷作坊、尘封的影片库，也有同时成为某街头商品流动广告“代言人”的布什和

拉登……社会转型期的世态万象，通过这些平常而又怪异的影像折射出来。就像站在渡筏和钢桥并存的渡口，“你选择过渡，还是过桥？是唱赞歌，还是唱挽歌？”或许什么都不必细想，只管“咔嚓”——记下来再说。

一般拍照的人，拍完照走人，发表时给照片起个酸溜溜或玄乎乎的题目就算了。我们看到拍照的潘伟同时也是做田野考察和写字的潘伟，所以他的图像文字传达了较多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信息。如说到“鸡公糖”，“在粤西北过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儿童最高兴的，就是能吃上‘鸡公糖’。鸡公糖的制作很简单：白糖加色素炼溶，浇灌入木模具后成鸡公、成鲤鱼、成花鹿、成笨象等儿童喜爱的动物，或男孩喜爱的手枪和女孩喜爱的花篮。儿童好吃，更好玩，常常把鸡公糖玩溶了玩脏了，还舍不得吃。”还有火柴这很少人让它“上镜”的日常用品，就像众多“凡夫俗子”一样，它的存在和消失不会被人注意。但潘伟注意了，还知道更多细节：“谁还用火柴：最时尚和最不时尚的人。老汉还在用火柴——清远火柴厂生产的‘松鹿牌’火柴，因为一只鹅的鹅毛可换五包火柴，五包火柴共五十小盒，可以用好几个月了。老汉用毛笔记上换火柴的日期，先换先用。清远首家火柴厂——‘老怡和’，创建于清宣统戊申年，也即是1908年，从此，再也不用从瑞典或日本输入‘洋火’了。但不到百年，现在又难觅清远火柴厂的影踪。火柴当然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两个地方还常见到，一是乡村小店，二是星级宾馆。抽雪茄的时尚人士总喜欢用火柴取火，据说这样才不会破坏雪茄的口味，而且用火柴点燃也比用打火机‘有型’。还据说老外仍在用‘洋火’，为什么？在家烧壁炉、出外烧烤都方便。”

因了这些，《民间一瞥》有了“志”的意味——影像的民俗志或民族志。

相对于正史之类官方文献而言，野史、地方史志和口述史更容易被具有人类学色彩的人文学者所欣赏，因为那里面常常有许多鲜活的民间生活情景，有“宏大叙事”所缺乏的生动细节。在此意义上，《民间一瞥》可以归属于用影像叙述的关于民间生活的史志类作品。

摄影家和作家潘伟先生，用镜头和笔，叙录了正史之外的野史，英雄史基座下的人民史。若干年后，《民间一瞥》记录的许多人物、事件和景象不复存在，这些影像将成为历史。毫无疑问，作为“复线历史”的一部分，这类民间生活的图像志，也将进入与英雄史并列的人民的生活史。

（邓启耀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到民间走走

何谓民间？《现代汉语词典》有二解：一是劳动人民中间，如民间文学；二是非官方的，如民间贸易。其实还有第三解：非单位的。单位里能算民间吗？当然不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单位里：机关、部队、学校、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农村生产队等等，那段时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民间。民间是一种社会形态，其含义与“江湖”几乎相同，只是人们毫无理由地认为，江湖比民间更下层。

我把镜头聚焦于社会下层的群体。是想把形形色色的市井民众的生存状态真实地记录下来，业无贵贱，态无美丑，我因此不敢用“超广角”，我尽量弱化“镜头感”，我怕镜头“说谎”。我没有能力居高临下地“研究”民间，只是匆匆地一瞥而已。从民间“出来”之后，我不再抱怨生活；从民间“出来”之后，我对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感谢民间！

那些身居高处的人们应该常到民间去走走，吸吸社会最底层的地气，尽管只是匆匆地民间一瞥，也是大有裨益的。

作 者

2006.6.28 于南国



有的纺织是农业

谁都认为纺织属于工业，纺织女工当然是工人。其实，有的纺织是农业，比如“天子躬耕，皇后亲蚕”，比如中国元代黄道婆研究的纺织改革，比如三五九旅战士为自给自足而纺纱织布，再比如湘西苗寨今天仍在纺织的土布。

第一次产业革命是从纺织开始的，从此开了一个大工业时代。自动控制和



电子计算技术已开始进入纺织自动流水线，将来的纺织会不会属于信息产业呢？难说。

（2003年摄于湘西苗寨）



母子情

夕阳下山了，这对劳累的母子也下山了。

母亲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值钱的遗产，更没有能力为儿子谋一份衣食无虞的公差。命里注定要劳碌一世的儿子，母亲只能再帮你砍两捆柴、种几棵菜。

儿子没有本事让母亲在家享享清福，甚至没有能力为母亲做一套布料好一点的新衣，操劳了大半生的母亲还得为儿子继续操劳。下坡了，母亲，坐上车去吧，也算是儿子对母亲的孝敬。

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继续做母子！

夕阳下过来的这对母子，安详而满足。

（2000年摄于广东英德县）



乡间洗衣很随意

乡间洗衣很随意：挽一桶全家换下的衣服，慢悠悠地走到河边，或井旁，一桶衣服洗完了，村事、家事、邻里事也就议完了，之后，把衣服晾上菜园的篱笆，顺便摘半桶青菜，慢悠悠地回家。

城里洗衣很程序：把一桶全家换下的衣服，匆匆地塞进“爱妻”牌洗衣机里，按下定时键，一桶衣服洗完了，一集电视剧也就看完了，之后，把衣服晾上阳台的衣架上，再看下一集电视剧。

乡间的男人也爱妻，乡间的男人富了建新房，买电视机，买VCD或DVD，但不买“爱妻”。我乡下的表嫂说，女人不洗衣还干什么？因此，乡间的女孩很小便洗全家衣。

（2000年摄于广东连州市保安镇）

待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他上山设圈套：以笼中之公画眉引套林中之母画眉。引套之法是祖传的，不知传了多少代。如今，一天能套十只八只，一只只能卖十元八元，若再养数月教唱画眉呢，一只就可卖数百元。

套画眉者是贴补生活，玩画眉者是消闲生活，都知道“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山林自在啼。”

林越伐越疏，鸟越套越少，是否人人都明白人和鸟的关系呢：待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2000年摄于广东清远市飞来峡区）





猪郎——出门便是新郎

猪郎，配种猪也；猪郎公者，赶猪郎人之称谓也。

每当猪姑盼郎时，闯栏破圈，躁动不安，则猪郎公至。配种一次，猪郎得米若干，鸡蛋若干，猪郎公则得“利是”一封。

世间已至“克隆”时代，然乡间赶猪郎者仍不能少。赶猪郎者虽利乡亲益邻里，人却多贱之。故操此业者，多为鳏夫独汉。昔年破“四旧”，立新俗，乡间有胆大女子手持竹鞭赶猪郎走村串寨，被人耻笑，终弃鞭而逃。

赶猪郎者，喝百家茶水，抽百家纸烟，总是风雨岁月，日晒生涯也。

（2000年摄于广东连州市九陂镇）



江湖残局

街市之马路旁，山村之榕树下，残局一摆，就有人来也。

设局者非闲人，以棋会友为假，以棋谋生是真；恋局者是闲人，以棋图利为假，以棋消闲是真。设局者自是高手，或祖传数册古谱，或新学几招技艺；恋局者亦非笨伯，或曾霸一方棋坛，或自恃几人难敌。然残局终归平局，若某方一步差池，即转败局矣，故赢输阵总以设局者赢而告终。

为何又皆大欢喜？愿赌服输也。设局者清，恋局者迷；名切磋棋艺，实以棋博彩。古今皆然。

（2000年摄于广东清城）